南 華 真 然至 注 疏

故龍逸誅比干數箕子狂惡來死禁約亡 外物不可必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註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虚通若其逆物執疏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於差 情处遭獨害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唐西華法師成 邺 女英 氡 騋

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任員 鳥之形威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 皮作袋為瑪疏碧至也子胥甚弘外篇已釋而言流江 免殺戮惡來紂之安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伴狂亦終不 註精誠之至

疏龍逢比于外篇已 解算子 殷紂之無权

夏而曾於悲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 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愛不知况乎世事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 而死曾多至孝而父母帽之常遭父母打 註是以至人 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孝已般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 勝而死蜀人威之以匱威其血三年而化 甚弘遭踏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踏遂刺 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疏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概霹靂也陰陽 性所,即是大人大人,我大概是手有雷有霆水中有大乃焚大概。 公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燦滅之敗 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燦是以誠疏夫木生火火対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身遠害 為塗而可必固者唯當忠懷物我適可全 尺二

螴皡不得成 有甚憂两陷而無所逃 乖和氣敗損亦然 疏不能虚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 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 註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 左右無宜也 註於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 於榮辱二境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

慰暋沈屯 註所希跂者高而陽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宙 觸物則屯運既非清夷豈是平賜疏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最問遇境則沈弱 疏心徇有為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手宇 註非情夷平暢也 玩**螴**蜳循怵惕也不能忘情忘懷矜惜故 雖勞形休慮而卒無所成

之間内心恒熱故生火多矣。 就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纓纏於利害註内熱故也 註内熱故也 眾人焚和 焚也 性好動心利害内熱如火故燒焰中和之玩灰燒也衆人循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 註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

莊周家貪故往貸栗於監河侯 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 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 疏监河侯魏丈侯也莊子高素不事有為 疏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照諭志大 註大而間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於虚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疏價然放任不释之貌忘情利害淡爾不** 註唯債然無於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月固不勝火

升之水而活我哉 监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 莊 問然然作色目問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問 何為者称對日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 顧視車轍中有鮒魚馬問門之日鮒魚來子 也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跪誥許也銅鐵之類皆名為金此非黄金 家業既負故來貸票

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 鮒魚念然作色日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 周日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 註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眾惟蜀 疏波浪小臣因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收 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

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縣五十頭牛以為餌 將五十頭牛以為餌 院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黒繩也 所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黒繩也 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以為餌 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宣荷不追機雖大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求 我於乾魚之肆 處升斗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 縣索求肆 市 常行海水斛魚波浪失於常

鉤銷沒而下幣楊而奮響白波若山海水震旦旦而釣巷年不得魚巴而大魚食之幸巨 慈聲侔鬼神惮赫十里 巳北莫不厭若魚者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湖河以東蒼梧 **默然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鱗暑遂使白波疏春年之外有大魚吞釣於是牽釣陷没** 器其山 如山洪波際日 **疏號為巨鉤春年不得魚蹲踞也踞坐也**

己而後世輕才觀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夫揭竿累超灌清守鲵倒其於得大魚難矣 軽量也 疏代末季葉才智輕浮 調誦詞說不敦玄 巴壮三湖巴東皆厭之 道開得大魚驚而相語輕 字有作整字者 南舜葬之所海神內多分為肺腊自五镇 疏若魚海神也湖浙江也蒼梧山名在積 絕越走紙灌之溝濱適得紀鮒難獲大魚 疏累細絕也鯢鮒小魚也 捨揭細小之年

以求髙名令問者必不能 大通於至道字疏干水也縣髙也夫脩飾 小行矜持言說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 亦遠矣 是以未曾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 作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 疏人間世道夷脈不常自非懷豁虚通未

何若 粉事 然不時階故惟告之問其如何 p 脏爐傳也東方作謂天曜曰先起儒弟子疏大儒碩儒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下曰 口中知其有寶珠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猎未解脱捫谎信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驢傳曰東方作矣事之可以治亂若於名飾行去之遠矣

接其醫學其類儒以金椎控其願徐別其類 死何含珠 為 無傷口中珠 虚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 合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 跳接撮也摩妆也顏口也控打也撮其發 疏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

詩固有之日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

老來子之弟子出新遇仲尼返以告 妻戴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新者采樵 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來曰楚王召我 能為人制之妻遂拾而去老萊隨之夫員 為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角制而之不 王知其賢遣使召為相其妻采樵歸見門 發家由是觀之聖迹不足頼 既老來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 是以田恒貨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

按其口鐵推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别之

視若管四海 疏脩長也超短未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不知其誰氏之子 註耳却近後而上樓末樓而後耳 註長上而促下也 日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註視之偶然似管他人事者 上長肩背偃僕耳却近後瞻視高遠所作 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 (M)

C

仲尼至日丘去汝躬科與汝客知斯為君子疏魯人孔丘汝宜喚取老菜子日是丘也召而來 苵 之躬飾忘爾客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 疏躬身也孔丘 既至老菜未語宜遣汝身 註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 是誰督其異常故發斯問 忽忽觀其儀容似管天下未知子之族姓

老菜子日夫不忍一世之傷而為萬世之患 蹙然改容而問 日業可得進乎 註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惠故不可輕 疏處然驚恐貌謂仲尼所學聖迹業行可 得修進為世用可不 註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疏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仲尼揖而退

œ

註受其言也

亡其略弗及邪 抑固實邪 及之事也 萬世之禍時聖迹而騎聲則陳恒之徒是 疏夫聖智仁義 收一時之傷後執為姦成 是奔馳之義也也亦有作驚音者云使萬代驅鶩不息亦 註直任之則民性不實而皆自有略無弗 疏固執聖迹抑楊從己夫於本性故窮宴 疏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

中民之行進馬耳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思以散為務終身之醜 多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為怨府故終身醜 註言其易進則不可忘惠之 故一惠終身醜也 註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配矣然惠不可長 疏夫以施惠為敬者惠不可編故警慢者 註隱括進之謂也

於大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緊 即物性全矣 即物性全矣 就養譽堯之善道非毀禁之惡迹以此奔 就養譽堯之善道非毀禁之惡迹以此奔 與其學竟而非然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註閉者閉塞 惡則結之以隱匿 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祭之 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為 正法 疏夫反於 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 余且平左右日有君日令余且會朝
元君覺使人占之日此神龜也君日漁者有 日子自宰路之淵于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阿旁曲室之闚門 者余且得予 疏宋 國君諡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宋元君夜半而夢入被髮闚阿門 之人也 疏自後也宰路江畔湖名姓余名且捕魚

仲尼日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上之曰殺龜以上古龜馬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明日余且朝君曰源何得對日且之網得自 刀刻龜七十二鳞而无遺矣 跳心疑指預般活再三乃殺吉送刺龜也 疏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 曾不失中 跳舞計前後鑚之凡經七十二幹計古凶

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u>處世忘</u>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这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因神有所不及也 **議之** 我與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 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天均其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註不用其知而用我謀 知能七十二鐵而无遺與不能避到勝

)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矫诡没行又老經云天下皆 疏遗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交 矯而自善也 知學而成之也,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 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處率疏大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註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改而學彼也

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 筑夫有用則同於天折無用則全其<u>崖故</u>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 疏墊掘也夫六合之内廣大無最於地人 知無用始可語其用 疏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不契 俗心是心惠施談為無用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疏直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候餘地方能運 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 也 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假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五黄 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己言其外以暢事 無用成功 尺二 + =

夫流道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莊子日人有能 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由性之無者不可强涉各守其分則物皆 影響自有智春菽麥故性之能者不得不 知所以得也强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爲皆得而不 疏夫人禀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如 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

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 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遭顛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 疏恩迷之類執志愁然雖復家被覆沒身註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 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真知深 註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 疏流荡逐物逃逐不返果決絕滅因而不

故日至人不留行馬 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 舜禹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世遭華易不 疏夫世有與廢隨而行之是故達人曾無 疏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註所以為大齊同 註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 可以為臣為君而相賤輕流逐之徒不知 而不知回顧流逐決絕遂至於斯耳

且以稀幸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註古無所事今無所平而學者專古而平 夫尊古而甲今學者之流也 疏稀幸三皇已前帝院也以玄古之風御 註隨時因物乃平泯也 不同而乃貴古賊今深乖遠鉴適滋為學 疏夫歩驟殊時澆淳異世古今情事變也今失其原矣 小見豈曰清通

順人而不失已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性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 彼教不學 承意不彼註教因彼性故非學也 註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 註本無我我何失馬 於今代澆淳既章誰能不波荡而不失其 斯由尊古甲令之弊也 十 玉

疏天 生六根 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嗅心 註凡 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 註生 起也 說則衆 害生 徹則氣息通而生理全 第之境則天理滅疾豈謂徹哉故六根窮色耳淫濮上之聲 鼻滋蘭麝之香心用無知為 於分內雖 用無咎若乃目带桑中之

陈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畫及夜註通理有常運

注遊不係也 心有天遊 空虚故通氣液 吃魔之也言人腹 游寶孔也流俗之人及於天理壅塞根竅 就寶孔也流俗之人及於天理壅塞根竅 註無情任天寶乃開 人則顧塞其實 胞有重関 註閱空境也 腹内空虚故客藏胃藏胃

 \circ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則六根逆不順於理 室无空虚則婦姑勃鎮 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接 姑爭處無復尊早 生物級爭問也屋室不空則不客受故婦 註攘逆 疏虚空故自然之道遊其中 註爭處也 疏鑿件也攘則逆也自然之過不遊其心

O

名溢乎暴 疏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過多者為註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德益乎名 疏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也註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尚名好勝故也 更相贼害内篇云名者相軋者也疏暴殘害也夫名者士之器名既過者必註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知此争争知识急也急難之事然後校謀計群強急也急而後考其謀群争報 官事果乎眾宜 註平徃則無用知

註夫事物之生皆有由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銀舒於是乎始修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疏夫置官府設事係者須順於衆人之宜 日凡百草木前動而生於是農具方始修 疏銚耜之類也舒鋤也青春時節時雨之 註泉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 註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註非不老也 皆城可以休老 静然可以補病 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疏前再髮髮然放我親也表老之容以此而 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簡静可以療之 註非不病也 组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均 疏植生也鉳舒既修芸除苑華幸逢春日

)

體道之士開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也富是疏夫止遽以寧療躁以静者以對治之術註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而問焉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當過 疏遽疾速也夫心性忽迫者安静可以止註非不遽也

為其垂教動人故不過問疏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之名訴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之名主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内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當過而問爲 疏證空為 賢並照為聖從深望淺故不問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當過而問高 疏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侯之國賢人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當過而問馬

彩情髙故未嘗暫過而顧問馬

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也就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恒之徒無計趨求各有分高下各有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當過而問馬格有故不問 而死者半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致 孝出自内心形容外毀惟宋君嘉其至孝疏東門也亦有作寅者隨字讀之東門之東門之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

養斯皆率其本性腥臊祭禄非關矯偽以出過與務光務光不受訶罵瞋怒遠之林此過與務光發光不受訶罵瞋怒遠之林疏堯知由賢輝以九五洒耳解退逃避箕 紀他聞之即弟子而改於変水諸侯弔之三 **羌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 數半矣

答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 怪是至於斯矣 學鬼而忘蹄 之重其廉素時往吊慰恐其烷役秋間斯務光恐其及已與弟子蹈踞水旁諸侯聞疏姓申徒名秋姓紀名 佗並隱者聞湯讓註其波荡傷性遂至於此 疏筌魚筍也以竹為之故字從竹亦有從

年申徒狄因以路

就此合渝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荃也以緊係鬼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也以緊係鬼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本產華之中以取魚也游兔買也亦兎殭草者燕筌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香於紫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而名言絕言就實非玄理魚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路而筌蹄實異魚兔亦由玄理假於言說 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斯難也 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

重言十七 鴻家雲將屑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疏寓寄也世人愚选妄為猜忌聞道已說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唐西華法即成 一弦英 跋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盡則和也 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 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 **疏重言長老鄉問尊重者也老人之言衛註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註夫厄滿則傾空則仰非持以也况之於 分也和合也夫厄滿則傾巵空則仰空滿疏巵酒器也日出獨日新也天倪自然之 十信其七也

·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去非其父者 寓言十九籍外論之 巵言耳 又解巵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即后言也是以 註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引耳肩吾連 叔之類皆所借者也 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語者為

之信者多矣。之信者多矣。以此好人以以其子人多不信别人惠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也 人三

就吾父也非父孩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 就吾父也非父孩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 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註已雖信而懷常疑者循不受寄之彼人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着艾 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而為是與已不同則反而非之職夫俗人顛倒妄為臧否與己同見則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 跳夫送執同異妄見是非同異既空是非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註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 必於不

迷妄也 外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流俗之人有斯 疏者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之不 藉於 猶十信其七 也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 註以其者艾故俗共重之雖 使言不借外 疏期待也上下為經傍通日緯言此人直 以先也期待也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

註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色言目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筑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 謂陳人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首 註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

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 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壽也倪分故能因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窮造 疏夫理處無言言則乖當故直置不言而 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以各終其天年 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 **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其不一故不齊** 物自均等也

故曰無言 言與齊不齊也 其致一馬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宜惟妙唯當凝照聖人智冥動寂出處點語疏夫以言遺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言 與萬物復不齊耳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註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 疏 註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尺三

自也而不然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 終身不言未當不言 言无言終身言未當言 疏 大各執自見故有可有然自他既空然 言無言也 疏此復解前言無言義 註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註據出我口 有言與不言之别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

就惡乎循於何也自他垂空物我俱幻於註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惡手然然於然惡手 不然不然於不然惡手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而然可義 註各自然各自可 何處而有可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

可斯迅

註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而至也 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就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 無天落 於不可而執可也 疏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 註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 無不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始卒若環 莫得其倫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疏物之,遷買譬彼循環死去生來終而復 註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 註理自爾故莫得 始此出禪代之状也 跳禪代也夫物云云 京之造化受氣 而形質不同運運運流而更相代謝 註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一種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 玩倫理也尋索發化之道竟無理之可致 註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疏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是謂天然 疏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 註與時俱也

跳夫人之毒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 註葵者不停是不可常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 於俗哉 註時受則俗情亦受乗物以遊心者宜具 故遠稱足父以願變化之方 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

就服用也惠施未達柳度孔子謂其勵志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起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惠子曰孔子勤志服好也 莊子日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當言 也 一 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 任物而不造言也註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

疏夫人禀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記若 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失礼子云夫受才平大本復靈以生之心久已代謝汝宜復靈無復浪言也就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 **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莊子述孔丘之語 訶抵惠施也以盡 生涯 置得勤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

利義陳乎前而好恶是非 直服人之口而已 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註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 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 考於模範也哉疏鳴聲也當中 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 跪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退彼前機應時陳 之皆言未之當為也 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此即是用衆人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鹽立定天下之定 是一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 以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 以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 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定 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之 之故定天下之定之而定之又何為乎 之故定天下之定之而定之又何為乎 疏已止也彼孔子也重易惠子止而勿言註因而乗之故無不及 巴乎巴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疏姓曾名参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泊吾心悲 日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 曾令至孝水禄養親故前仕親在禄雖少 註泊及也 吾徒庸浅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歎美宣尼 疏六斗四升日釜六斛四斗日鍾泊及也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化以悲 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乎 日 而歡樂後仕親沒禄雖多而悲悼所謂再 十哲之流也曾参仁孝為親求禄雖復悲疏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 註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禄之罪也 註係於禄以養也 既巳縣矣 樂應無係罪門人疑此谷問仲尼也 O

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債而稱孝子三仕職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禄之厚海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此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馬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 就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手大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疏居在 郭東號日東郭循是齊物篇中南註外權 利也 於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此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禄千鐘蛇此以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禄千鐘蛇被謂無係之人也為崔大以論千鐘蛟哉 顔成于游 謂東郭子綦白自吾聞子之言一

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模素 二年而從 註不自專也 註不自專也 就不滯境也 如年而拗 已 主通彼我也 計與物同也 (1) THE STATE OF THE S

生



所遇皆適而安

而生陽也无自也 註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疏處生人道沈弱有為 通飯死滅也 者循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勸導也疏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註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 註生而有為則丧其生

疏果決 定也陽氣生物決定如此而果然平足私也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足哀生死既齊哀樂斯泯故於何處而可疏夫氣聚為生生不足樂氣散為死死不 適而至也 註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 爾非有由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求之也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疏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註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依據造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 疏夫星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州四極人 註皆已自足 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

全也 也故入道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 註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此命平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遣其命疏夫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 · 註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我問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其無也此又遣其有也 原色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 有之也物境義同影經是無靈乎其無鬼者言其 疏思神識也夫耳眼應於聲色心知應於

今也止何也 枯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o 影日曳曳也奚稍問也 我運動無心蕭條自得無所可待獨化而跛曳曳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答云 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從以此測量公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免低頭也撮束髮也汝坐起行止唯形是疏罔两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 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疏予我也我听 有行止率争造物皆不知計自爾故不知所以予有而不知其所以生致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O 予蜩甲也蛇蚁也似之而非也 所以悉莫辯其然爾豈有待哉 為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蹴蜩甲蟬殼也蛇蜕皮也夫婚螬變化而註影似形而非形 而娇螬城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蛴螬而

持大日陰夜有形而無影粉知影必不待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故當果疏屯聚也代謝也有大有日影即屯聚達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 彼吾所以有待那 化余日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蜕蜩復如之是知一切萬有無相因待悉皆獨 蟬蟬亦不待蛴螬而生也蛇皮之義亦

而汎予以有待者予亦不待於火日也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既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心其不形火日 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大日汎之則知影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跛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大日形亦不能 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註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 知一切萬去悉皆獨化也 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此他物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 於泰邀於 郊至於理妙絕名言名言問答其具之矣動形影共時既無因待 咸貨獨化獨化之 則我與之強陽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被來則我與之来被往則我與之往被潛陽 跷姓楊名朱字子居之 徃也沛彭 城今徐 問也 疏彼者形也强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 註直自强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

既自党已非然然悚愧 教婦其異俗是以傷嗟也 就音逢楊子謂有道心令見於芩知其難 可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數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 至各進盟漱中櫛脫優戶外膝行而前 而與之言 老子西遊避追逢於深宋之地適於郊野州是也邀遇也深国今 川州也楊朱南邁 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料畏難而疏遠老子目而睢睢盱盱而誰 與居 敢今間矣請問其過 日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 來也 庸今至主人清閉無事 無聞青旨以助將 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有 禮皮恭般勤請益庶家鐵艾也 所於是進水漱酒執持一櫛肘行膝炎盡 跳出酒也怖梳也届远旅之舍至止息之

陽子居整然學容日敬聞命矣 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勢於莊燿物物皆哀悼誰將汝居處乎 其往也含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梅含 戒子居也 满者循如不足也此是 老子引道德經以疏夫人廉潔貞清者循如汗辱也底德國 跳睢 肝躁急威權之貌也而汝也跋扈威 疏壓然惭悚也既承教 旨驚懼更深稽首 **虔恭敬奉尊命也**

李昆迹司塵和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 既從沛返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遺其於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弱一至於斯矣 **氈席妻捉梳巾先坐之人遊席而走然火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城州送也家公主人公也炒然火也陽朱註專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人王

十七